



【知味】

## 三叔的水煎包

□耿艳菊

人在某一个时刻会特别想吃某一种食物，它美妙的味道如果具体地说出来，又难以形容，可是在心里清晰得很。到底妙在哪里呢，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酸甜苦辣咸，味道不就这几种吗？但从食物本身去感受就复杂多了，像生活一样，一两句根本说不清。而不同的食物又分不同的时令，食物的味道是没有重复性的。

独特味道的关键其实在于食材的搭配，就像色彩一样，搭配好了才能相得益彰、彼此成就。司空见惯的食材，配合得好，不影响它们成为一道人间绝味。

鸡蛋再平常不过，韭菜也没什么稀奇，二者搭配，无论是韭菜炒鸡蛋，还是韭菜鸡蛋合子，抑或韭菜鸡蛋饺子，都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这种美味不是眼前的满足，而是会让人一生一世惦记着。

三叔的水煎包就是这样的美味。水煎包用的食材就是韭菜鸡蛋，包好的包子放在平底锅里，倒入面糊，再淋上油，盖上锅盖，一会儿那香气就冒出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忆起，那热腾腾的香味仿佛穿越了时光，真切地萦绕在眼前。

小时候，三叔在我们镇上卖水煎包。我们最盼望镇上有钱的人家请戏班子来唱戏，平常我们是没机会去镇上的，只有镇上唱戏的时候，大人会带着我们去听戏。我们去镇上，首先会到三叔那里。三叔看到我们很开心，赶紧端来一大盘香喷喷、热腾腾的金黄的水煎包让我们坐下吃，他笑盈盈的模样好亲切。

到底唱的什么戏，谁知道呢？只见戏台上水袖轻甩、咿咿呀呀，戏台下人山人海，一个个大人仰着迷醉的面孔。我不关心这些，我悄悄在想，明天如何让父母带我们再来看戏，我心心念念的是那金黄喷香的水煎包。

如今，我早已远离故乡，三叔也远离了故乡，改行做其他生意。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镇上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儿时看戏的地方建了商城，三叔摆摊卖水煎包的地方建了一排楼房，没有一点点旧日光景的影子。从东街走到西街，从北街转到南街，竟找不到一家卖水煎包的。

我在街后面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一家胡辣汤店，店面介绍说是有水煎包卖。兴冲冲地坐下来，夹起一个吃一口，原来是牛肉粉条馅的，一股落寞和失望袭上心头，在冰凉的早晨，更加想念起韭菜鸡蛋馅的水煎包那种美妙的味道。

后来，我向三叔请教，自己在家里尝试着做水煎包。头天晚上和好面，第二天早上发开满满一盆。准备韭菜，炒鸡蛋，忙活一早上，总算做好了。我把一盘金黄的水煎包端上餐桌，告诉孩子，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水煎包，味道非常美妙。孩子问我，怎么个美妙法？我竟一时答不上来。

默默地吃了几个，味道确实很好，但和小时候的记忆还是有些差距。我的手艺不如三叔，这是其中一个缘由，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时光和经历改变了我的味蕾。那时的味蕾很简单，粗茶淡饭之外，很少能吃到什么好吃的。记忆里的水煎包，蕴含着少时的纯朴简单、浓浓的乡思、人世的奔波流转，还有一去不复返的旧时光，怎能不让人常常想念呢？

【读城】

## 途经生命之城

□安宁

我时常觉得济南是家常的、质朴的。

每天清晨，我下楼去吃早餐，在饭馆露天的方桌上，边喝一碗豆浆，边抬头看街巷上来往的路人。正是早上7点，阳光穿过高大的白杨，柔和地洒落下来。骑车的上班族，叫卖青菜的小贩，炸油条的师傅，搀扶着年迈的父亲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儿子，睡眼惺忪地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小女孩，全都在这条街上，踩着树影和朝阳，陆陆续续经过。

傍晚，沿护城河走上一圈，会看到烧烤摊的小贩正忙着将架子支在路边，热气腾腾地翻烤着各种肉串。男人们穿着背心，摇着蒲扇，趿拉着拖鞋，从四面八方拥来，在路边将马扎一放，打开啤酒，或接一大杯扎啤，就着一盘盐水毛豆、花生和烤串，就天南海北、无边无际地扯开去。

黑虎泉边拥满了人。有恋爱中的男女，一起在水边嬉戏。也有附近的居民，拿了几个水桶，对着石缝中的泉眼，接水回家煮了喝茶。更多的则是穿梭来往的外地游客，隔着一段距离，好奇地注视着这个古老又现代的城市里似乎永不枯竭的喷涌的泉水。

济南本土人自信满满，他们觉得这个城市比其他新兴城市更有文化和内涵，就像一株秀气的水杉，怎么能跟一棵遒劲的法桐相提并论呢？去济南的老街上走走，外地人会欣喜地发现古诗词中“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意蕴。当然，需要静下心来，像蒲松龄小住济南城一样，潜心去寻。假如人心浮躁，则只能看到春天满城飞絮一样的琐碎市井。偶尔避开喧嚣的大道，在某一条被忘记的老街上或者被城市忽略的古旧小区里，你会发现陶渊明笔下桃花源似的一小片空

【记忆】

## 逮蜻蜓

□亓立强

我的少儿时期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候，每到暑假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逮蜻蜓。

当时，我们把所有见过的蜻蜓按身材大小长短分为四类。最大的一类是“老绿刀”“老红线”和“老瓢”。 “老绿刀”和“老红线”是同类，一雄一雌。它们俩都以绿色为主，但身体中部有差别，雄的是天蓝色，显得潇洒；雌的是橘红色，显得娇艳。“老瓢”则是个异类，它的皮肤有点像斑马，浅绿色和黑色条纹相间。“老瓢”的数量相对少一些，它的习性是形单影只，活脱脱像个独行侠，一副舍我其谁的样子。第二大的是黄蜻蜓，身体颜色呈黄色，这种蜻蜓数量最多，喜欢群居，尤其是阴天气压低时，常会大量聚集在庄稼地旁边。黑蜻蜓和红蜻蜓排行第三。这二位应是蜻蜓家族的白马王子和公主，黑蜻蜓黑得像炭，红蜻蜓红得像火，这类蜻蜓数量稀少，依水而居，憩息时多停在细长的芦苇秆上。你看清清的水、绿绿的苇、蓝蓝的天，加上红、黑两种俏丽的颜色，不是一幅绝妙的工笔画吗？最小的蜻蜓，我们没有给它起一个妥帖的名字，它常在水域活动，细得像一根银针，它还十分敏感，遇有丝毫动静便立即飞走。

受当时条件所限，我们逮蜻蜓的方法有三种，虽有点笨但十分有趣，让

地，适宜发呆、静坐，或者放空自己。

多年前，离开暂住的济南之前，我去拜访一对住在动物园附近的年轻夫妇。我提了一篮土鸡蛋，送给怀孕的女人。女人温柔内敛，不爱言语，只微微笑着，听丈夫与我们闲谈。因为钱不太好，他们买了最顶层的房子，并将阁楼设计成能够俯瞰泉城风景的吧台。我记得女人悄无声息地做了一盘水果沙拉，我们坐在高脚凳上，边吃边听着夜晚动物园里传来的老虎低沉的吼叫声。我有些怕，担心他们无法入眠，男人却笑道：多好，在城市里能与野兽一起入眠。

一个星期后，我得知他们不幸出事的消息。两个人在夜晚的人行道上散步，一辆卡车直冲过来，男人瞬间推开女人，当场停止了呼吸。女人昏迷了十几天后，最终被腹中八个月的孩子唤醒。后来的一两年，我偶尔会去女人的网站，看她写下的一篇又一篇怀念丈夫的文字。她固执地将孩子当成丈夫生命的延续，不肯听从公婆的建议，将孩子留给他们再嫁。

此后每每忆及这个城市，我都会想起那个夜晚，想起女人轻拌水果沙拉时脸上流淌的幸福微笑和男人曾经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许多年后，我又途经济南。在早晨7点的火车上醒来，看到这个城市正笼罩在氤氲的热气中，犹如蒸笼里的馒头。湿热的气息和着黏稠的身体，连同种种琐碎的记忆，混杂缠绕在一起，努力地将我唤醒。太阳隐在厚厚的云层里，空气闷热得让人无法喘气。

当我走出火车站，坐上出租车，在司机浓郁的济南方言中，忽然有种流泪的冲动。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这里已与我不再有任何关联，它在我的生命中，彻底地成为一个记忆之城。

我们乐此不疲。一种是“捏”。蜻蜓飞累了会在植物上休息，它们会紧紧抓住植物的秆，然后优雅地撅起长长的尾巴。它们的眼睛是圆形的，环顾面十分大，如果在它的前面抓它，根本不会得逞，只有在它的后边，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靠近，用张开的拇指和食指轻轻一合，就完成了追捕任务。第二种是“扑”。就是用大扫帚进行捕捉，看到一只或多只蜻蜓从地面或水面上飞来的时候，高举扫帚从空中向下一扑，动作十分豪横和猛烈，有时一下子可以逮到好多只，然后把第一批战利品的翅膀折叠起来，咬在唇间，腾出手来再进行下一轮行动。第三种是“诱”。这种方法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尤其是对付“老绿刀”特别灵验。具体方法是，预先捕捉到一只“老红线”或“老绿刀”，用一米长的线绳，一头绑结实它的脚，另一头绑在一棍木棍的上部，让蜻蜓可以有限地自由飞翔。当发现有其他“老绿刀”飞来的时候，就让绳上的蜻蜓飞翔起来做诱饵，并在口中不断吆喝着“老绿刀噢，老绿刀，我这里有一只老红线……”不一会儿，一只“老绿刀”就飞过来欲与诱饵交配，我们趁势旋转着把蜻蜓引向地面，然后进行捕捉，这种方法屡试不爽。

每次捕捉活动结束回到家里后，死的蜻蜓喂给鸡吃，活的则放到蚊帐里，让它抓蚊子。至于它逮不逮、吃不吃蚊子，我们就不管了。

【真情】

## 切葱时放碗水

□鲁乔

“切葱时，放碗水”这句话，是父亲给我说的。那时候，我刚有了孩子，却还不会做饭。父母既要照管孩子，又要忙着做饭，有时我会给父母打下手，做些简单的事。

记得那次家里包饺子，我负责切葱。葱才切了一半，我的眼泪哗哗直流。我气急败坏，擦完眼泪，拿毛巾包着眼睛，把案板上的葱一通乱剁。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让我站一边去。父亲把一排葱对齐，然后不急不慢、有条不紊地切下去。父亲把整排葱切完了，并没有流眼泪。他指着案板前的一碗水对我说：“当孩子妈的人了，脾气咋还像葱味，火辣辣的。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案，这不，一碗水就好了！”

父亲说对了，我是个急躁且爱发脾气的人。正因为我的性格，我在外面闯荡的那十几年吃了不少亏。我也自知脾性的缺陷，总想着彻头彻尾地改变，但每每遇到十万火急的事，却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父亲的话让我思忖良久。葱挥发的辛辣味刺激、强烈、浓郁，却瞬间被水吸收。一碗水，柔和、平稳、寡淡，却让空气氛围立马趋于缓和。那么，我也该学学水的本质，把我的不可控情绪因子当做辛辣的葱味，把我自己内心的渴求平和因子当做一碗水。我以温柔来对刚强，以沉默来对喧嚣，是否也可以把控场面和制造皆大欢喜？

这几年间，我试着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些、平淡些、大众化些。我哪根葱都不是，就做一碗清澈见底、无色无味、稳稳妥妥的清水。你急躁了，我化解你的火爆。你柔软了，我会让你如沐春风。仅仅因为一碗水的缘故，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出现激烈的火药味、干戈味、戾气味。我面对的所有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去年，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我的生活突然卡了壳，一切都显得措手不及。为了安慰慌乱的自己，我想着父亲肯定是累了，他悄悄地把自己藏起来，想安心地休息几年。休息完了他便会回来，然后站在我那被水蒸气、油烟味笼罩的厨房里，汗流浃背地为我做好一日三餐。

直到前几天下午，在室外38摄氏度的阳光下，在水泥路面都快被太阳晒化的酷暑里，我一个人蹲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号啕大哭。那一刻，我才从自欺欺人的谎言中醒悟过来，我的父亲再也不回来，我再也等不到他了！再不能叽叽歪歪地议论他今天的饭没做好，还大快朵颐地吃他做的饭了。再不能在老家的门前看到他等我们的身影，那身影被早晨的日光拉得很长很长……那天，我的心冷到了零下。

父亲曾在我泪流满面地切葱时说过，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可父亲没说过，在我想父亲泪流满面时，怎么办？我知道，在以后切葱的时候，我哪怕放十碗水，我的眼泪都会夺眶而出。

水吸附不了思念带来的酸楚。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